

冠兒一齋為之賓則贈其刃為祝宅日兼山問成
否曰予已贈窮兒公若為惜更買還之耳燕山聞之
亦畧不介意一齋後如江都遊事縮葉家暮年辭之
以元祿八年歿物祖徠曰谷一齋先生嘗上封事而
沮格不用焉予得其稿而讀之其中有遷
都事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為無所見也

綾部道弘年十七喪母日夜哭泣廬於墓左躬自舂沙
石為墳

綾部道弘豐後杵築人其先出于丹波綾部世遂以
命氏子孫徙豐後仕大友氏大友氏叔父家數
一皆隱居不仕道弘夙有氣節嘗往叔父家數
其樨弱待不以禮道弘冒夜潛歸經曠野里數
異其有膽志時年八歲自是慰撫最至試授古文數
百言一過上口誦不待復道一恒數曰里無良師家
乏遊資使千里駒長為駑材弱冠為家貧就宦于隣
封時時歸覲有餘力則讀書習盤每奉甘旨以致孝
養既而艱苦困頓東西漂泊有年所矣會兄久病資
產告匱至典田宅道弘因歸仕杵築侯分歲俸以贖

其田里償其逋稅兄死二子尚稚道弘號哭撫字以
得成立道弘為人峭屢論議棘棘無所屈而內敦親
黨外恤舊故至其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
而不厭以故眾始憚其嚴久而信其恩稱吾鄉伯夷
平居教子弟以四書小學及古文詞未嘗習聲伎博
局之事臨死遺言其子安正曰論文語者古今之常經
不可一日不讀焉嘗所書而與謙卦辭汝須守之無
違也以元祿十三年歿年六十六子安正嗣
綱齋名安正字伯章一字惟木幼穎慧從其父道弘
受書及長遊乎京師從伊藤東涯北村篤所商榷經
史上下其議論又從駕抵江都見室鳩巢而大悅焉
遂委贄為弟子專治洛陽學旁從服部南郭講詞章
綱齋性剛直而謹恪事前後居憂雖仕途不免俗限而
入語必以敦倫睦族前後居憂雖仕途不免俗限而
並執心喪三年持家有法奉身淡薄聲樂華飾不至
于家視人之窮乏則削衣減食輒為調恤唯恐不及
歷仕三世最承知於龍溪公公雖年少甚好學勞心
庶政乃擢舉綱齋於論經史公語事務春遇太優綱
齋於是知莫不言匡救獎順竭寸弼之道嘗有詩曰
春暉歲知難報細草指天是寸心此蓋其志也公

卒而後為郡宰，值關西植，綱齋皆道，矧相望，議不與時合。退朝，沉吟家人進火，綱齋喟然曰：「使我得所，思赤脚踏水，亦憐杜門有日，彌益慎矣。既而罷職，收食邑，寂寞自守，講析經義，衍衍自樂，以忘其憂。綱齋常云：「司徒之教，降在師儒，然世以為一道也。遂著家庭猶瞿曇之徒也。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遂著家庭指南一卷，專就彝倫，明其條目，不驚虛遠，不務繁瑣。劉切較著簡而盡矣。識者稱焉。寬延三年，年七十五，膺深自韜晦，以道弘親，書謙卦佩之。綱齋於是拳拳服膺。三私謚有終，二子長富，反次剛立。富反名多胤，字伊承，夙受家學，攻洛閩之業，尤長毛詩。終身諳誦，不跌一字。博通武事，最以槍名。延享二年，承父後，在江都四歲而還。寶曆中，累遷為郡宰，賜采邑。初，父為宰，得邑後，免官見收。至此復之家，以為榮。富反秉心公亮，謝絕贈遺，恩威兼行，能得眾心。屢決疑獄，多所平反。巡視之日，首訪孝弟，申請以旌之。藩主又命富反率群士室老，以文武之術，二公子亦延以問業。富反開導有方，皆服從焉。安永以還，藩事多梗。富反奉命經畫，旁午四出，不辭煩劇。藩主錄其

功加賜廩食，居官臨職，前後四十年，歷事二世，獻替不辭。論事剴切，上下敬憚焉。天明二年，年六十四，歿友人三浦梅園，議其素行，取於蹇卦九五之翼，私謚中節。長子佐嗣，字輔之。

剛立，名安彰，富反之弟也。幼齡奇穎，家人夜背而出，必仰視，列病喜，問其名，及稍長，英邁嚴毅，精敏絕人。甚好星曆之學，又喜治方技之言。以支子家居，不于外事，獨一心於斯，困苦勉厲，廿有餘年，一無所師授。盡出心匠，而大通其法，明和未，旌築侯特命，列諸侍臣。從如江都，而非其志也。既歸，歎曰：「星曆淵微，豈有為爵祿累，而能窮其理哉？且所以嗣祖先，報君上，有宗子在我，復胡為上書致仕？三不許，遂以隱于大坂。更改麻田氏，蓋以其先可春，遷居於國東郡麻田。故命焉。時年三十，公以整為產，而益替心星曆，不論空理，以測量實驗為本，日夕礪磨，又二十餘年，其術用成。列侯或聞其聲，厚禮以聘之，弗應。囂囂然輒曰：「我非棄吾君，今而復仕，是棄舊君也。其誰氏之乎？寬政丁巳，江都大脩曆政，因索妙通星曆者，執政固聞剛立名，然知其齡漸高，且不肯仕，宜乃召其高弟高橋，作左衛門，與問五郎兵衛二人至，改修曆政。凡百

測驗大底奇績，舊天官翕然風靡，莫不吐舌，執政孔嘉焉。賜及剛立，於是其聲益隆。又於醫書，包羅亦盡。而常試諸人，或得于其理，而不獲其功，或獲其功，而不得其理。是理之不明也。雖得其理，而不獲其功，是豈真得理者乎哉？亦我之不明也。有斯事，必有斯理。我將深詣而窮其理也。然治星曆之急，未暇專攻也。晚年及星曆業成，乃曰：我今則可以為焉。蓋欲大有所論著也。而疾及之，繼以死，不果其志也。衆皆歎惜焉。消長求食二法，曆法既成，編論者以為西洋人非所至也。寬政十一年，年六十六，歿，無子。養兄富阪第次子為嗣。

綾部道弘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嘗有入遺彩服於其子，遂不許服曰：先君貧素，即世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資，煖糗兒女，是君之惠也。夫人情難於儉而易於奢，予非不愛兒也，不欲使習奢耳。

農夫五定省無怠，雖有家僮，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浣洒。天和二年，官旌賞之。世世復其田，五再拜頓首曰：臣曩喪父母，今而尋思往事，其罪不少。父嘗出飲，夜深而反，叩門戶數刺，闔室熟睡無應者，父不得已，鑿牆而入。嗚呼！其子在家，而使父不得入，豈非不孝乎？謹辭，官不聽。

農夫五即右衛門駿河富士郡今泉村人

內藤平常憂貧民，多不舉子，施與救之。臨病革，猶手孝經，乃遺言曰：子孫善繼吾志，勿廢陰德。

內藤平左衛門陸奧白川人

越智平菴為幕府醫員性謹厚造次不苟居第在城東未嘗東首卧不趾君所也

越智平菴名正球世為大府醫員少繼業治診病數有驗年廿八慨然有濟世之志乃請賜告暇之近郊施田野之醫藥者且益習其業遂遊八王子鄉居三年召歸為直醫延寶七年叙法眼天和二年為侍醫元祿元年叙法印先是增祿自是率間年加賜食邑至千九百石前後賞賜金銀繒帛不可舉數元祿寶永之世稱威嚴明斷當時替御之臣苟不謹有過多觸赫怒以故人惴恐惟平菴出入優游為風議之臣後先三十年未嘗有過失終始以長者見重性簡貴不以色親人居家雖僕妾不安假色而亦溫和有惜怛之愛好施能散前後所賜隨手而盡無藏餘財享保九年致仕十三年年八十五歿有子名正珪字君瑞號雲夢學物祖徠氏繼父職為侍醫名顯一時

樵夫清七獨與母居母壯也為富商乳媪口慣美味不

能蔬食清七力儉奉養朝先人而入山暮後入而歸其所采薪常倍於人乃分之為二一供平日之費一資母不時之需一夜母欲食鷄炙適有善然觸窓者驚出視之則鷄也人皆以為孝感所致矣

樵夫清七河內日下村人

細井廣澤家貧或餽以數金會寒生來語奇窘廣澤憫然出其所獲金悉推與之

細井廣澤名知慎字公謹京師崖峩人或曰遠江懸川產也居播磨之明石年十一如江都及長事甲斐侯吉保大見擢用廣澤形貌魁岸方質而有氣甚口善談纒纒乎若霏錕屑性不甚嗜酒酒間或及一義節事輒忱慨激烈怒髮逆植目光炯炯也亦不自覺其性為爾也論議守法矯矯不阿遂以此中口語致

仕而行隱居青山廣澤少年好書迹學於北村雪山
 至是居間益自刻苦大倡文衡山之法著紫微字樣
 篆體異同歌觀鶯百談撥鐙神詮奇文不載酒字林
 長歌列侯往往延致大見貴重焉後遭大府登用
 廣澤治程朱學又悅陽明王氏之說通串百家淹雅
 博聞旁自射騎劍槍之藝至天文算數之法莫不兼
 綜人許以國器而咸被書名掩焉君子惜之享保乙
 卯年七十九歿子知文字天錫號九皋亦能書坐事
 見荆仕籍

安藝有孝子將出母曰雨後土濕穿木屐而行孝子曰
 唯乃着屐父睹之曰天既晴草履可也孝子謹脫屐母
 又曰何不穿木屐則又屐父復曰草履則又履且脫且
 穿數四竟左右各着一隻而行

有客作餽口者其女嬌艷親友謂曰令愛有邑賣而為

娼當得數十百金然則子將優游卒歲何如其人肯
 曰是闌遺兒也予收之曰然則決策為之有實子猶且
 賣焉者況於闌遺兒乎其人掉頭曰不然予昔者收之
 子也心憫之也非為貪欲賣之也予雖阨窮豈負初心
 乎

平安有餓人路拾黃金訪主還之主人謂曰子也餓矣
 拾得財貨是天之賜也而有此行其潔如水雖然烏得
 中心無欲之乎餓人哂曰予不幸餓死是乃天命也夫
 惡死背命貪塵芥猶且不屑也況乎於黃金

京師室町宗甫家豐豪有二男無賴放之曰養佗子為

嗣恐裨子來侵汨之不如賣家以為吾施金於是鬻宅及什器得黃金二萬兩乃僦團焦隱居絕交聞有窮人則必封金五兩竊投入其家來謝則曰予不知也唯恐人知之及其死也其金施與盡唯有米二合錢三百耳

宗甫取病嘗浴其恩者旬旬就視之其死也勸力葬之云

鐵眼和尚夙有刺一切經之志勸化四方值歲饑携金錢出市門覩有飢色者悉頒與之已而勸化又饑施予如初然後印板鳩功

鐵眼和尚名道光俗氏佐伯肥後人初奉親鸞教後登黃蘗山受業木菴禪師刊一切經藏之山中又大阪南郊創建一寺天和二年五月十三而寂

後藤良山年四十三丁父憂號慟擗踊暈絕而蘇三日不食三旬廬墓三年寢苦枕塊不飲酒食肉毀瘠稱禮朝夕奠至於流涕服竟之後每且早起點燈焚香悲慕流涕家政小大出入吉凶必告必報如事生然其在佗邦遙拜不缺臨臥問方不以刀及若兩脚向之

後藤良山名達字有成一號養菴江都人少而好學遊乎林學士門專攻經義事父母必盡忻懽其所欲為未嘗不如意是時江都頻年火災其父光長所住安與其興復家道進取富貴不如西徒京師安貧以終身良山乃奉父母來住京師共職養志雖家道甚窘未嘗使知匱乏良山慨然歎曰我為儒乎難上伊藤仁齋我為僧乎難兄隱元無已則醫乎無有豪傑之士先著鞭者乃謀親舊贊錢一貫文執謁於名護屋玄醫玄醫以其贊薄不合家規不見良山憤懣

膺將出門罵曰玄醫鼠輩不知人乃自奮勤勉以醫
 為業遂為古醫道之開祖矣二十年間術盛行名聲
 藉甚請診求治者甚多弟子受業者凡二百餘人先
 是盤流聚皆剃髮着僧衣拜僧官良山深惡之不拜
 僧官幡然束髮改称左一即而後門人之外世之有
 志者多慕風儀漸向正俗良山療疾也務在實詣久
 疑宋明醫流甘補之空論反覆試用殆二十年始大
 開悟乃掃眾說立一家言曰百年太平游惰之久腹
 裏悉結癥疝內傷諸疾因是釀成故治宜灸灼艾動
 至數萬救急亨屯莫如熊膽經溢血瘀久滯深痼浴
 溫泉求活暢血精虛乏添肉食助溫養外犯邪氣用
 藥為主蓋以百病生于一氣之留滯特以順氣為治
 療之綱要其說的實明白矣初良山丁父母憂定行
 三年之制悲慕不怠如嬰兒及七十猶且不忘親哀
 至必泣晚年好行遊登山探幽跋涉怡心甚愛草木
 弄花察根欲充實用不好著書唯有熊膽蓄椒灸說
 數篇耳享保十八年七十五而歿子四人
 存省直督省字仲介慧敏好學家業益振云

雨森芳洲曰吾平日祠堂香火唯有拜謝不敢為祈禱

之言蓋器小量狹願欲易足故也

雨森芳洲名東一名誠清字伯陽京師人少年東遊
 江都學于木下順菴以俊才聞是時對馬侯將聘一
 書記聞木下門多才髦就而求焉順菴因薦芳洲芳
 洲為對馬學職恒接對朝鮮人相說話不假譯者朝
 象番之言其善操諸邦音而殊熟日本正德中如江
 都始見物徠徠甚悅之是時徠徠復古學倣觀一
 時人士而亦特於芳洲嘖嘖為稱揚芳洲乃使其子
 顯允師徠徠居其塾未幾使出塾而歸曰徠徠實一
 代豪傑不可以其常儒視之也雖然其教人不先德行
 是以家塾失序非可以托少年者也芳洲為入篤實
 甚有精力到老不衰年八十一始志於和歌曰苟欲
 作和歌不可不讀古歌也乃讀古今集一千遍既又
 立志作和歌一萬首前後四五年卒其業云以年八
 十八歿著有橘窓茶話橘窓
 文集子孫繼業為學職云

物徠徠壯時貧窶寄寓江都芝浦主戶知其賢視之甚

厚及解褐也輒與兩口糧以報其惠

物祖徠名雙松字茂卿後有所避以字行又號葭園
 江都人其先居參河荻生因氏焉建武時有奉仕南
 朝為物部者物部官也以為官為旄故有物部氏以是
 又單旂絛物父篤號方菴為幕府醫員叙法眼延
 寶中坐事竄上總徠幼有大志從父論居讀書弄
 究一紀遇赦反於江都父又出為醫官弟觀字叔達
 命嗣其家為博士徠於是下惟芝浦講洛闕學修
 古文辭家極貧宴會柳澤氏之勃興封侯乃以武學
 干之得見枚錄食十五口糧尋改職博士寵焉前後
 累賞至五百石前是伊藤仁齋倡古學於平安徠後
 乃著護園隨筆距絕古學時年五十矣既而讀李王
 之書倏有所感發盡棄舊學以古文辭為古經楷極
 創立一家言自稱復古學曰古言不與今言同徠米
 秦漢以上古言玩味六經則宋儒之妄章章乎明矣
 遂不復寓目於東漢以後書焉又言道者文章而已
 矣六經亦此物舍此而他求是後儒之所以不知道
 術也又言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教則詩書禮樂四
 術自子思孟子與諸子爭而降為儒家者流乃銳意

以復聖學自任著論語微辨道辨名等書大詈宋儒
 詆思益務張皇門戶詩文專宗李王視彼宋元不啻
 如仇讐也安藤東野山縣周南服部南郭平金華之
 徒從而鼓盪之弟子大進聲號藉甚震撼一世於是
 乎自一時貴介公子藩國名士至閭巷處士及緇徒
 奔走喘汗惟恐後焉藉一字之褒貶以華哀其業海
 內翕然風靡影從文藝為之一新徠為又英氣高
 邁年犖不羈眼空一世罕有所推而於後進也苟擅
 一長不惜齒牙噴噴為掄揚一時藝苑賴之吐氣其
 禦汪洋浩博自雅樂象胥至軍旅法律等莫不精後
 焉為文縱橫馳騁雖開有涉詭怪而豪放佚蕩為二
 時冠徠少時精習兵學及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
 晚復專談武與熊本數震菴初相見時徠首謂曰
 陣法行伍此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
 其以何為策上邪遂數刺談戰法不及他事也徠
 初以柳澤甲斐侯故屢見於常憲大君辨論經史
 德大君賜以葵章衣服及藥撞等件享保六年賜
 衣服後屢以文字應教十二年特命入見曰風海內
 文藝者也十三年年六十三歿無男有一女因養兒

子道濟為嗣以女妻之道濟字太寧號金谷子孫繼業為學職祖徠說論語以禮樂為道曰道者先王之所作而其原非出于天也又以仁為治國安民之德以聖人為開國先王之稱以位說君子小人之類皆發一切之訓彼此相窒碍而不合于孔子之旨且其設教也喜功名而憎心術是以其學雖以復古自名與彼功利之學相闔之術不同其難者以幾矣濶之士之風長浮夸之習徠不能辭其責也君子慨之微而於其人材則實可謂不世出矣所著二辨論語鈐錄明律解度量考古文矩樂律考樂名考琉球聘使記孫子國字解文變讀荀子讀籍非子等書九三十餘種又有祖徠集並行於世

太田見良名醫也藥物撰上品不問其價曰知價則臨調劑鄙吝之心生矣

太田見良字資齋伊豫人為大洲侯臣東遊京師以醫為業與二三醫人豪商家診其奴病會主人過

醫皆拜伏主人不答見良慙愧不復入其門居數年及侯女嫁召歸為其侍醫直言不用因移脚疾而去復隱居京師足不踰闕然請治者日月不絕見良居恒樂雅事痛掃一室書畫或瓶花盆栽玩賞終日旁參禪學交權黃藥僧又與賣茶翁相得甚懽年六十一而死

著者大神澤一得賃金使子弟碎之曰不可復誤入

大神澤一坑前人少而喪明受業佐藤直方才行修美一時有聲稱

山縣周南仕長門侯職供顧問大輔政教在君側數十年人莫知其故者嘗曰易有含章之言我曹之務在此也

山縣周南名孝孺字次公長門人父長白字子成號良齋職居師儒欲周南不墜家學勸飭指誨常戒讀書樓上無故不得下周南由是風得漁獵經史年十九從父東遊江都師事物徠徠徠徠時始倡古文辭

和者尚寡，獨有安藤東野從焉。周南與東野相磨礱，浸灌徂徠亦稱得其人。尔後徂徠之學日興，從焉者益盛，遂至海內風靡。於是其徒語羽翼，則必以周南東野為稱首。徂徠亦待二子異群，弟子云：居東三年，業成而歸，正德元年，韓使來聘，幕府命其所經郡國，例當饗賓，使舟至赤馬關，館為長門侯，乃遣諸學士待接。周南亦預焉。時年尚少，而與韓諸書記應鼎敏捷，韓人大賞異焉。對州學士兩森芳洲亦自以海西無雙，於是聲流藹然。著聞一時，是後侯朝觀則從東，就國則從西，疾不欲周南離其側也。侯嘗創建學校，使國人行，且六藝武技咸肄習其中。名以明倫館。周南預有力焉。元文二年，館祭酒小倉尚齋死，周南代督館事，為祭酒，益立學規，訓厲有方。若山子濯、田望之、津土雅、小倉彦平、藤子萼、田子恭、仲子路、魯子泉、林義卿、龍弥八、縣曾彦、秦貞父、彬彬輩出。周南專精強力，旁練時事，倍候講筵，或侍間宴，啓沃諷諭，盡匡濟之益，或與家老有司出謀議，慮忠告裨益，臨斷大義，則據獨見之明，侃侃不可奪也。人盡敬服焉。又精國史，吾邦典故，諸家閱覽，皆能明辨焉。嘗奉疾命。

撰公室譜牒，諸臣系譜，他所著行于世者，有文集為學初問，作文初問，寶曆二年，年六十六，歿。子泰恒，字恒之。

伊藤介亭，別東涯之弟也。為人質直純茂，其弟年尚少，或遊蕩病乎花街，晨歸，患介亭既起，在堂入戶，呼曰：有火災，介亭聞乘屋，因得入其室，後以為常。與田三角謂介亭曰：先生屢陷，令弟術中，則何？介亭曰：予固知其詐，雖然，萬一有實火，則其奈之何？

與田三角，名士亨，字喜甫，一號蘭汀，伊勢掃田人。受業伊藤東涯，親炙十年，始入其室，乃擢仕津侯，謹慎勤事，歷仕四世，未嘗有過。侯待遇優渥，呼以先生，未嘗名也。三角剛直，不能屈物，而孝友純至，享保乙卯年三十三，喪父，翌年訣東涯，為絕酒肉，服心喪者合四年，三角年七十七，恐及身後人之撰謚墓之文。